

《繁花》热播期间,胡歌曾以这样一种方式登上热搜——去年年末,他去上海戏剧学院当考官,学子们热热闹闹地发感想:我的期末考官居然是胡歌!

此时,距离胡歌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,已经过了18年。

当胡歌在东方卫视的采访间看到我们长枪短跑的阵势,他下意识地说了句:“好像考试啊。”第一个问题刚抛出来,他又忍不住笑:“果然是考试题目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繁花》也是胡歌考了三年的一场试。

最终,大家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诠释:飞扬沉稳的宝总是“面子”,重情重义的阿宝是“里子”。而不管人们对胡歌的表演有怎样不同的看法,有一种共识已经产生:能代表胡歌的,除了李逍遥、梅长苏,还有阿宝。

《繁花》这场考试 胡歌通过了

“剧里的阿宝不一样”

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,因为看过胡歌在《如梦之梦》的表演,王家卫和团队曾有让他一人分饰三角的想法,沪生、小毛、阿宝全是他。

“我大概两天没睡好吧。”面对求证,胡歌现场来了一个“瞳孔巨震”的表情,直言王家卫的这个建议曾经让他压力不小。但很快,他专心回到阿宝的世界,“我不敢多想,多想会影响我进入阿宝这个人物。当然,对演员来说,如果有机会在同一部剧里诠释三个角色,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了。”

事实上,单是阿宝的世界,已然不简单。环绕他的,有深藏不露的爷叔,有两肋插刀的兄弟陶陶,有嘴硬心软的玲子,有一起出发的汪小姐,也有神秘莫测的李李……他曾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勇敢弄潮,也在股市的起伏中默默忍受脏水,求一个“问心无愧”。

王家卫曾经提点胡歌,那个有冲劲有情义的阿宝,要有当初李逍遥的感觉。而胡歌自己在演绎的过程中,找到了与1990年代奋斗者的共鸣,“我相信在那个时代,有很多年轻人和阿宝一样,他们想在时代浪潮里抓住机遇,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但经历了时代的起起伏伏后,阿宝发现,最重要的还是情与义。”

当然,正如胡歌一遍又一遍向外界所讲述的那样,《繁花》之于他,是一次对父辈记忆的追寻,也是一次对过去岁月想象的补足。他曾经通过小说如饥似渴地感受金宇澄笔下1960年代的上海,后来也在片场一次又一次地丰满了对1990年代的理解。比如最近“小宁波”错跳苏州河的戏份,一度让胡歌想起了自己的父亲,想起了少年时听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,“那一刻我信了,我想,我没经历过,不代表它们不存在。”

“爱情不是重点”

《繁花》的好,当然不只阿宝,更在于从阿宝带出的人间百态。

胡歌心里分量最重的,是爷叔和阿宝之间的传承与更迭。开篇和平饭店里的戏份,他们一个重回旧地百感交集,一个初出茅庐懵懂未知,彼此对望,便成就了“从阿宝到宝总”的蜕变。

有人调侃,这仿佛武侠片里“世外高人点石成金”的套路,胡歌却感慨,能完成考验的阿宝并不容易,“阿宝不只是和陶陶借钱,而是跟很多人借钱,他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两次凑钱,凑的还不是一个小数目”。

爷叔在套房回眸看阿宝的表情,更深深印在了胡歌的脑海里: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,但从中你能看到很多内容——爷叔,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”

同样,阿宝和玲子、汪小姐、李李等女性角色之间的戏份,并不局限于“爱情”。胡歌说,他不止一次地问过导演人物的情感走向,但王家卫“不响”。或许,最好的感情戏,就是一切都跟着人物自由生发。

胡歌形容玲子的“夜东京”是阿宝的避风港,“玲子是阿宝坚实的后盾,或者说是他的保险。别看阿宝在黄河路叱咤风云,只要他到夜东京,永远是昂首挺胸地进去,灰头土脸地出来。他们彼此清楚,她是为了他好,哪怕形式上她有点激烈,是吧?”

而阿宝和汪小姐让人意难平的走向,在胡歌看来也另有韵味:“大家看到的,是我一直在哄她,但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,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。他们之间的交集,要比大家想得远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大家的注意力更多还是放在怎么样齐头并进,怎么样在充满机遇的当下,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”

他渐渐意识到,擅长讲述情感故事的王家卫,给阿宝的感情留足了想象。“不管是阿宝和玲子,还是阿宝和汪小姐,或者是和李李,大家往后看可能会发现,结局是比较开放的。就像我之前讲过的,重点不是爱情,重点是爱,是一个更大的概念。”

“不要觉得这话有点大”

《繁花》以沪语创作,胡歌后期自己配了普通话版本,还用阿宝的口吻、以旁白的形式,讲述时代变迁对当年的上海、上海人的影响。

对胡歌来说,旁白远比普通话配音来得难。“导演希望不是播音腔或朗诵的感觉,而是生活的娓娓道来。但旁白里又有很多专业的台词,你想用生活的状态去说,似乎也很难说得准。”

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像拍摄时一样,反复尝试,一遍又一遍。

因为近期大量的采访,胡歌常常会回想在剧组的生活,从充满期待,到进入疲惫期,再到重新振奋。

他难忘刚刚开机时片场那种摩拳擦掌的火热模样,演员们都为进入这所“繁花电影学院”雀跃不已,“王导说戏的过程,会让你学到很多,他会根据不同演员的特质,用不同的方式指导你。”

但与此同时,漫长的周期也在影响着演员们——《繁花》三年的拍摄周期中,胡歌去演了《县委大院》。沉稳的梅晓歌之后再回来演阿宝,他连人物的年龄感都要重新找寻。

最疲惫的时候,看到现场精力旺盛、事无巨细的王家卫,胡歌好像又松弛了下来。“除了在现场执导,美术、灯光、摄影,导演都要看。我们当时私底下讨论,他每天睡几个小时?当我们年轻人觉得疲惫的时候,看着他就觉得一切都不算什么。”

还有90岁高龄的游本昌,胡歌一再被这位上海戏剧学院的“师兄”所震撼:“我明显感觉到,这三年,他比之前消瘦了。”他记忆里的游本昌,无论多么疲惫,只要开机,马上就能进入状态,“他很少会在现场说‘我今天想早一点收工’‘我有点累了’,从来没有。这是我在游老师身上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点,我想,支撑他的一定是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追求。”

说着,他又强调了一遍:“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说这话有点‘大’,这是我最真切的感觉。只有和游老师工作过,你才能够体会到。”

或许,这也是《繁花》这场考试留给胡歌的宝藏——从无数个在现场精益求精的人们身上,他找到了那份和阿宝如出一辙的底气。无论屋外几多喧嚣,怀抱初心,一碗泡饭依然可以温暖肚肠。

晨报记者 曾索狄



扫码观看视频